

第 A-1 場：議會政治與開放政府

主持人：

丘昌泰 教授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

主講人：

陳立剛 副教授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與談人：

- 陳秋政 教授兼系主任／東海大學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 顏蔚慈 局長／桃園市政府青年事務局
- 陳儀君 新北市議員
- 陳品安 苗栗縣議員
- 曾玟學 苗栗縣議員
- 楊華美 花蓮縣議員
- 甘文鋒 香港區議會議員
- 巫堃泰 香港區議會議員

丘昌泰：

我想今天的主題是在談開放政府 Open government，「開放政府」簡單來講，就是在民主化國家政府的決策制定要公開透明的，但是近幾年來，似乎更多的重點是放在 Open Data 資料的開放讓民眾利用，甚至從資料的挖掘裡面，挖到一些寶貴的資訊，但是我們政府動不動就搬出所謂的黃金條款叫做「個資」，一「個資」以後，很多的資料都沒有了。我在元智大學服務，教育部跟我們學校有一個跟大數據有關的計劃，我也是裡面負責的成員之一。我很清楚在跟政府機關打交道的過程裡面要 Open Data，Open 了老半天很多是垃圾，完全沒有價值。其實現在西方國家已經是一個趨勢，現在我們 Open Data 的制度已經慢慢地建立起來，這個資料我看了一下，覺得不夠系統不夠深入。其實這個論壇我去年就來參加了，但是去年沒有今年熱鬧。我們今天的主講人是陳立剛陳老師，請你先講兩句話。





台灣地方議員聯盟

Taiwan Councilors Forum

陳立剛：

大家好，我是東吳大學政治學系，負責地方治理課程。今天的議題不是我的主軸，我的主軸是在地方預算、地方財務的問題，不過這幾年，我也在關注都會治理的問題，因為地方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各位都來自地方，我覺得地方政治如果做得好，中央的政治一定好，我希望各位把地方政治往上帶，到中央各部會去，或者是到國會去當國會議員。

丘昌泰：

好，謝謝！接下來請陳秋政陳老師，他是這個會議主辦人之一。

陳秋政：

謝謝院長！各位好！謝謝大家的支持，我今天是來謝罪的，我陷害了大家，不過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剛剛院長也有說，等一下想聽聽各位議員的實務經驗，大家多激盪一下。

丘昌泰：

接下來請我們今天實務界的代表，從這個名單開始第一位是顏蔚慈顏局長。

顏蔚慈：

大家好！桃園市是在 2015 年成立青年局，我們知道各地方政府也希望，不管是成立一個新的局處，或是在現有的制度架構底下多撥一點預算來從事青年方面的事務。今天很開心有這個榮幸跟機會來跟大家分享一下，不管是我們桃園青年局，或者是市府在所謂的開放資料跟增進公民參與投入的計畫跟經驗，謝謝大家！

丘昌泰：

接下來請新北市議員陳儀君。

陳儀君：

主持人，兩位陳老師，還有顏局長，各位議員，各位貴賓大家下午好。我是來來分享，我記得我去年來跟各位老師報告，我寫出了一本書，把我從 2015 年到現在，我推動的參與式預算，我的參與式預算可能是走變形金剛的路線，因為現在在政府部門，只要他有這筆預算想要去推動公共建設，我都希望能夠使用公民參與，所以他的預算可能囊括在行政部門本來就既有的建設。我有把大概推動的過程寫在書裡面，因為新北市不是一個區，我一個選區影響力很小，也許透過



這本書可以有機會提供跟我有同樣理念的議員同仁們，告訴他們說，還是有人跟你一樣傻傻的，然後還是會一直的堅持下去，希望這個政治會不一樣，以上。

丘昌泰：

謝謝！接下苗栗縣議員陳品安。

陳品安：

各位議員好，各位老師好，我是苗栗縣議員陳品安，我的選區是比較南邊的通霄苑裡，其實大家以為我們苗栗縣都是客家人，但我們那裏正好是閩南人居多。今天很高興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苗栗縣議會在資料開放跟政府之間的問題，我也有同事一起來跟各位先進請教，謝謝！

丘昌泰：

接下來請曾玟學議員。

曾玟學：

各位議員各位老師，各位貴賓大家好，我是時代力量的議員曾玟學。我跟品安都是來自苗栗，我的選區是客家人比較多，大家都知道，苗栗的地方財務狀況可以討論的地方非常的多，等一下有很多的問題可以跟陳老師好好的聊一下。

楊華美：

我是花蓮縣的楊華美，我的選區是在花蓮市，我是無黨籍，完全沒有政治脈絡的，花蓮市是屬於鄉村的都會區，我之前是當社工十八年，我是社工轉戰的。

巫堃泰：

我是香港剛剛選上的屯門區的區議員。

丘昌泰：

今天我們每一個議員都發言的話時間很趕，所以先請陳老師來做你的報告，以十分鐘為限，其他發言的議員，以七分鐘為限，如果有多的時間，再給你們第二輪，特別感謝苗栗花蓮，還有香港的議員。

陳立剛：

謝謝主席丘院長，謝謝秋政給我這個機會，事實上 Open Government 並不是我的主要研究。我首先跟各位分享一下多年前我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我是一個留學生。我印象很深的是，我是一個 foreigner，我是一個國際的留學生，但是我都

持續地接到我那個區的眾議員的 Email，告訴我他在美國的國會山莊 DC 提甚麼案子，他想要做甚麼事情。我蠻驚訝的，因為我並不是美國人，我只是當地的學生就接到了，可是我回來台灣多年，我有選我的市議員跟立法委員，可是我卻從來不知道他們有做了甚麼。這裡面就說明了資訊的公開，那個主事者的本身，那個 Leader 或者是局長本身他願意公開，這是蠻重要的概念。

第二個議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說最近 Freedom House 跟美國有一個政府信任度的調查單位過去幾年以來，有一個很明顯的現象是將近有一百個國家的自由度後退了，人民對於政府的信任度也是後退的，所以我先做一個小小的暖身，當我們談這個 Open Government 或者是 Open Data 上，可能要把這個脈絡加進來做考慮—在這個人民不信任、民主在倒退的時候，我們怎麼樣把這個東西開放出來。特別感謝各位，都是來自各個很重要的地方政府，可以分享你們的實務，這一塊是我比較沒有機會去接觸到的，這些就是我的 outline。剛好我說過，這個 New Era of Open Government 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我們有很棒的 Internet，我們開始有很多公民參與的要求出現，同時也是巨大民眾不信任政府的開始，所以對於 Open Government 或者是 Open Data 而言是一個談論的好時間點，因為是一個 critical timing，特別是我們現在談「審議式民主」跟「開放政府」這樣一個時期，這是一個 the best era of Open Government。接下來我就不做這些什麼叫做 Open Data 這些概念的說明，像是一般的 data 它是否 online、是不是 open-licensed、是不是 machine-readable、是不是 available you can bulk、還有 free of charge、free-licensed，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為什麼 Open Government 很重要？我剛剛已經說過了，政府要重新獲得人民的基本信任要先 open，它也幫助 transparent government 跟協助政府的所謂的回應性，最重要的是它希望公民的參與，社會的參與都進來，因為沒有資訊或者是資訊不對稱，公民參與是非常困難的。我跟各位報告，我們學界在做很多研究的時候，有時候我們也找

不到資料，很多的資料要各方面去湊，比如說我要做預算的資料或者是財務資料的時候，我要各處去找，雖然它是 open，但我還是必須要找我的助理或者我自己到處去找，他並不是 machine-ready 的，他也不是 involved，有時候我在做研究常常會碰到這個議題，我相信公民也會碰這樣的議題。OECD 對於 Open government 有一些基本定義，它是強調「參與」。其實 Open government 目的就

是「公民參與」，就是「社會參與」，effective participation。它有提到 open data、容易取得、多元化的包容透明、公開公民的資料、還希望有所謂共同合作、共同創生、共同創意這些資料，我提出來做一個引言。基本上 OECD 有一個 council，在 2017 年對 Open Data 有一個(key principle)一個主要定義——它希望它是透明，它希望它是忠實(interprete)的資料，它必須是有人負責的資料，必須是有所謂的參與者(stakeholder's participation)，這些都是我先舉出來，讓在座的先進同仁有一個初步的了解。OECD 也希望提出一些策略，能夠幫助政府的這些開放(openness)：它必須是整體政府的合作(coordination)，不是單一政府，所以如果政府內部要設一個「數位部」或者是「資訊部」的話，它應該是一個「跨部會」的 commission，它必須是 coordination of whole government，它必須強調市民的真正參與。我想有很多的地方政府都會要求政府讓人民有提出提案說我需要甚麼資料，我們的科技部或者是國發會也有類似的概念——就是你如果需要甚麼資料，公民是可以提出 Proposal 說我需要甚麼資料。

另外一個就是預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政府開放資料之一。另外就是有關於政府的誠實信實，還有你必須透過各式各樣的 ICT、social media 跟 Open Data，還有地方政府的發展都是 OECD 對於開放政府基本指標。我們有所謂的 Barometer，一個類似溫度計表的評比，對全世界各國 Open Government 做一個介紹，像是英國、加拿大，對全世界 Open Government 的一個狀況做比較，可惜他沒有把台灣列進來。在亞洲國家排名比較前面的有韓國、新加坡等國，日本也還在後面。這就是它們的評估的機制(Open Data Barometer)，我不知道台灣有沒有加進來，但他們並沒有把台灣放進來，但這是一個國際評定的標準，我個人覺得我們台灣雖然在國際上不是能見度很高的國家，但是我們可以慢慢地考慮加進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的機制。另外，2017 年 Sebastopol 在加州，他們有提出一些基本的原則說明到底甚麼叫做 Open Data 概念，包括完整性、主要性、即時性、可以取得性，這些都是他們在當時所提出來的重要的概念(principle)，無非是提醒政府和地方政府，希望在推動 Open Government 的時候能夠把這些基本的 Open Data 原則能夠放進來。

接下來我提供幾個地方政府的資料像西雅圖，因為我之前有去過幾次，它們在網站裡面設有一個 Open Data 的概念，把西雅圖市政府對於哪一塊——city business、community、education，你都可以在裡面找到不同的 block 的 Open Data，所以它就是設一個網站，如果你要找資訊都可以到這個地方來，這個是西雅圖市政府的基本概念。它就是可以直接進來，然後直接做搜尋，你想要更詳細的資訊就點進這些 block 裡來。另外還有布里斯班(Brisbane)，因為我有去過，他們也有類似這樣 Brisbane City Data Website，也就是他們透過 cyber、Internet，讓公民很清楚地知道說這就是你特定的網頁(designate website)，進去之後它們也有分

很多 categories。如果你找不到你所需要的資訊，你也可以在網站裡面做一個提議，向市政府或者是市議會要求希望能夠提供我需要的資訊給我，這種提議都會很快受到行政程序的回覆。這就是布里斯班他們這個 Open 的 set，讓你可以去那邊找，這就是專門給市民來參與的，當然你也可以自己進去慢慢摸索，但這就是 Brisbane City Council 從 population 到 labor force 這些都有，都非常地細緻完整，我簡單地跟各位介紹一下。我想各位都是來自各地方的局處長或者是議員，你們可以想一下，我們的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做得怎麼樣？我相信是蠻棒的。另外這個是英國的 Nottingham 的 Open Data 設計，我們可以看的出來所有的地方政府都有一個 designate portal，讓所有的公民都可以很清楚地進去搜尋到所需要的資訊。英國它是 council 的概念，它是行政跟議會合一的概念，布里斯班也是合一的概念跟我們台灣不同，那西雅圖就是跟台灣一樣。我覺得我在看這些資料的時候，發現它有一些特性：第一個是 cyber-available，第二個是 in bulk，它很集中—你上去這些網站之後，可以沉浸在你所要蒐集的資料裡面，不用再擔心你要去民政局或者是到其它不同的部門去找，它就在這裡，可是它也不是一蹴可及的（overnight development），需要我們的縣長或者是主事者（leaders）慢慢一步一步地推動，一年兩年下來就會有很好的成果，這個對於重新找回人民對政府的信任，重新讓人民能夠參與政府事務，以及能夠有效地監督政府，這都是一個起始點，這是一個 basis 不是一個 ending，但是沒有這個—“no information, no management; no information, no participation; no information, no supervision.”—就沒有辦法監督政府。

我想簡單的提出這幾點跟各位分享，我沒有機會去做台灣很多優秀的地方政府的資料庫的搜尋，但是我想先把我看到國外的案例跟在座的先進做分享。謝謝！

丘昌泰：

好，很謝謝陳老師言簡意賅地把西方國家的做法舉例做完整的說明。地方政府為什麼要用簡單的溫度計的方式，目的在哪裡？就是使用很簡單的數據就能知道這個政府施政進展的狀況，比如說台北市經濟成長率是多少？我們的失業率多少？你問一般人不知道，但其實政府裡面都知道、都有這個資料，像議員出席的資料都可以一目了然，所以他用溫度計的意思就是將這些很關鍵的資料使用圖形化的方式來顯示，目的就在說明每一個公民都有「知」的權利（the right to know），其實就是這個概念，至於哪些原則我相信我們都有共識。接下來，我們請我們今天唯一一位來自政府部門的顏局長跟我們分享一下。

顏蔚慈：

我就不再打招呼，因為時間有限。我想先跟各位分享我們桃園市政府目前的做法，我想先講一下大的架構：我們從 2018 年的七月開始跟資料開憲章組織 ODC 有簽署「資料開放憲章」，希望各大城市都可以加入這個憲章，我們有一個資訊科技局的專責單位，負責整理我們桃園市開放資料平台，所以我們希望「Open Data, Open Taoyuan」。我們裡面的資料目前有超過一千三百多筆，內容包含交通、旅遊，到警察教育、就業等等層面。剛才主持人也說，有時候很多政府的資料有出來，可是不知道資料的內容程度是否完整，所以我們這一千三百多筆的資料有 97% 以上達到國際資料開放品質標準三星級以上。除了我們有這麼多筆數的資料在平台上呈現以外，我們也試圖用組圖資料，例如水質鑑測的資料就使用像剛剛講的有用地圖或者是圖表式的，讓民眾上了這個平台可以一目瞭然地看到想要呈現的資料。資料平台成立之後，當然我們也希望民眾多了解這個平台，所以我們也多次辦理開放資料的運用競賽。今年第一名的團隊是交大的學生團隊，它裡面做的就是利用裡面有一些銀髮族的資料，希望能夠做一個銀髮族的社群，其實是蠻有意思的一個題目。這些資料透過我們桃園市的開放資料平台，這兩年都有獲得國發會在政府資料開放金質獎進入決賽的鼓勵。



因為今天講的題目，除了開放政府以外還有「公民參與」，所以我也想提一下。剛剛立剛老師也有提到，除了資料的提供開放，它背後的目的也是要更多的民眾可以參與以及施政有感——你的治理是更有品質的。我們除了成立資料開放平台之外，在市政的治理的推動方面，我們也試圖用新的方式，用「智慧城市」用數據讓民眾更有感。我

舉個例子，我們有一個「水情 APP」，這個「水情 APP」為什讓我這麼有印象？它是在 2016 年的四月的時候上架的，「水情 APP」裡面有即時的颱風水患的特報，水庫監控、土石流警告及河川警示。我印象很深刻是我 2016 年跟市長出訪到日本，上飛機前天氣都很好，一上飛機就開始下大雨，我們在飛機上面困了兩個小時，都還沒有辦法飛出去。最後很幸運的，我們是最後一批飛出去的，機場後來就關閉起飛。市長在第一時間就是用這個「水情 APP」，不管是在現場監控還是到日本第一時間，因為那個時候剛好有新聞媒體報導出來說：「桃園下大雨，某一條河川氾濫，結果市長還跑去日本不坐鎮」，但市長就打開那個 APP，發現它的河川監控並沒有超出那個警戒線，代表其實不是河川暴漲的問題，而是當時候的桃園機場他自己的水管排水沒有修好導致淹大水。所以我第一個印象很深刻，

就是「水情 APP」的功能，而且這也會反映到市民的回饋當中，只要一下雨，民眾就可以利用這個「水情 APP」。我覺這個對於資料開放就會連結到給民眾，代表市政的治理它是有更好的品質，對民眾而言，它是非常有感的。

除了資料開放之外，因為今天還希望討論「公民參與」的部分，我也想談談看我們市府在所謂「審議式民主」跟「參與式預算」上我們投注非常多的實例。截至目前為止，市府已經開放了有超過有 9500 萬的預算，也有 2.8 萬的民眾參與，然後超過 50 個提案在做所謂的「參與式預算」的部分，這當中我們有分六大類，包括社區改造、社福計畫、青年議題，鄉村改造、生活環境改造、以及外籍移工待遇政策。這邊我也想提一下很有趣的案例，我們勞動局在前年有辦一個勞工的參與式預算。我們每一年都有一筆預算幫外籍移工辦他們的運動會，那一年我們就把那筆預算撥一些出來讓他們自己去討論說，他們想要辦怎麼樣的運動會？結論也是超出我們的想像，結論是他們想要打「泰拳」。我們原先一般想法是他們是不是要打籃球、踢足球之類的，也因為這個計畫我們後來有得獎，得到一個歐盟的國際參與式民主觀察組織的「公民參與最佳實踐獎」。

我自己是認為，這種審議式民主參與式預算的操作不一定是完全值得的，其實也是有很多很辛苦的地方。以我青年局為例，我就有兩個例子，一個比較成功，另一個尚待修正。一個是我們有一個菱潭街的計畫，它是在 2017 年，菱潭街是在一個客家庄，它那個市場其實已經荒廢得非常久了。我們那一年在那裡操作一個 50 萬的參與式預算，它成功的關鍵是在有一批熱血的青年跟當地非常有歷史的商業協會共同合作，提出這個參與式預算，最後成功地活化這個已經廢棄非常久的市場，重新活化。活化了以後，我們青年局每年都會以合作或者是補助的方式在那裡辦理活動，持續活化的利用。另外一個是在楊梅富岡，我們也想要做參與式預算，複製這個龍潭菱潭街這個案子，但是操作的結果就不如我們的預期，不如我們的想像。我們操作的結果，有一點變成里民和里長的政見發表會，同一個模式在不同的地區不同的人，創造出來的結果其實是不一樣的。我自己認為，我們桃園市政府在開放的過程當中也是不斷地在做修正。最後除了開放資料，我們也有投入參與式預算外還有很多雙向溝通的平台跟機制，我可能就不在這裡贅述。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

丘昌泰：

謝謝顏局長的分享，接下來是不是請陳儀君陳議員。

陳儀君：

我想我就直接切入今天的主題「開放政府」，我們現在在推動的參與式預算其實是一個工具。我大概分享 2015 年的時候，剛開始我也沒做過，但我那時候



是參考全台灣第一個民間式的青平台，這個基金會拿出三十萬讓大家去討論。後



來我應該是第一個用公部門的六十萬找了一個里長，他是一個非常年輕的里長，對創新的做法也很肯定。我們就是一個實驗場域，我們就一起共同地去推動，然後這六十萬就擾動了整個里民的參與，我覺得反應很好。到了第二年的時候，就有人問我是否要繼續下去？我當然是一定要繼續做的，因為民眾的反應很好。第二年，我就拿出

1200 萬建議款中的 500 萬做參與式預算，我當時當然有一點怕錢太少，沒有吸引力會沒有人參加，所以就一個區投入 500 萬。我開始學習紐約的經驗，先找弱勢的參加，然後就是教育，因為我自己對教育那一塊比較熟，大概就是要鎖定你要去擾動的那一個族群，因為你要找里長很難，因為里長會說你 500 萬給我我幫你做，可是你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就是要讓更多的人來參與，市民變成公民，或者是從鄉民變成公民。所以我還是堅持做了兩屆，自己下去用行政的方式，我整個辦公室助理去操作。我必須說其實蠻累的，但是我累完了以後，我還是培養了兩個助理去選里長。我現在的助理里長，他拿到文化部三十萬，他將這三十萬，讓他的里民去討論去實踐，所以我就覺得像蝴蝶效應一樣，由一個點慢慢地培養就開始會有所迴響。

我到今年度，覺得工具雖然對了，但是人也很重要，所以我把我的經驗寫出來，編成《公民自習簿》這本書。今年 108 年課綱裡面，高一學生他們有講到「公民參與」，翰林版的課本中提到「參與式預算」，同時大概的提到「台北市木柵動物園」和「新店五百萬」的兩個個案。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新北市的參與式預算——它沒有像台北市用行政區的方式讓大家到馬路上去做 i-Voting，最近又被 k 說 680 萬的預算議會不讓他過，我就發現議員如果不肯定的話，你討論完了要去執行進議會的時候就會很辛苦。其實新北市還蠻好的，行政部門做、議員也做，我們議員做變成去擾動我的同事。我在 2017 年的時候，有九位同事後來實踐，可是只有七位真正去執行，因為大部分的民意代表還是負責講話的，要玩真的就不是那麼多人參與，大部分只要媒體效應以後就拍拍屁股走人了。我就真的發現，你真的要去跟你的選民報告說，這件事情我做到哪個地步，必須做報告。然後我操作完參與式預算以後，我發現我也會透過網路記錄我自己的選民服務跟政策執行落實，所以大家去打我的名字，就會找到我的網站，裡面可以搜尋到我很多內容。我在上一屆的時候，因為我做參與式預算，我要做紀錄，我要把他放在網站

裡面，但公部門不會幫我放，所以我就自己去設了一個網站。從有了這個網站以後，我就把我自己的所有東西往裡面放，之後猛一發現就會很有成就感，發現自己還做了蠻多的事情。所以就是透過這樣的工具，我自己也提升自己的服務品質。

因為我是處在偏鄉，在國發會還沒開始講地方創生的時候，我大概剛做議員時就已經開始接近這些偏鄉。可是老實講，我那時候的觀念還是認為選票是來自都會，所以我會花很多的時間力氣，包括建議款都放在都會區、在新店。可是推完了參與式預算，然後得到一個蠻失望的事：我改變了，但我的選票也減少了。因為我必須說，選舉就是你要去罵，要操作很多的議題，可是你如果落實在做真的事情，老實在服務的時候，很多事情你不會去罵公務員，你會帶著他一起去做，然後就一起去成就一件事情。成就一件事情以後，你不會去收割——我會說這是大家的，還會去照顧其他議員說他也曾來會勘過，結果我每一次在講的時候都不是在講我做了，而是講我們一起做了，請大家一起支持我們，結果我就發現我的選票就這樣一直在流失。到了現在我只有自我安慰說，自己對得起自己就好了，因為我當民意代表的初心就是要來服務民眾。我走到這個地步，我想要講的就是我想要擾動更多的人，從人民市民變成公民。我一直認為政治舞台是一時的，我一直有個想法就是我這屆做完以後，我可能不會做了，因為我已經做太久了，對每一個局處要怎麼接觸都太清楚了。我可以說我是地下副市長，為什麼？因為我可以跨局處把很多的局處拉進來，告訴他們這件事情我們要去實踐它，看我們要怎麼去做？我已經不是只把自己做一個露臉的角色而已，要大家給我關懷，而是我想去成就他人，成就我想成就的事情。

今天大家在這裡講地方創生，我也很希望大家多發一點心思到偏鄉去，然後讓青年回到原鄉。雖然我沒有在地方創生組，但我書裡有提到。以上就是我的分享。謝謝！

丘昌泰：

謝謝！希望你能有機會能到市政府去服務，有機會我們可以推薦推薦。接下來，是不是請陳品安陳議員。

陳品安：

大家好！我是第一任的議員進到苗栗縣議會，我也是無黨籍。大家都知道苗栗縣議會有一個全國第一名的狀況，就是連續二十五年沒有刪過預算——今年要進入二十六年了，我跟我的同事也是很努力地去審查大家的預算。目前的苗栗縣議會的確有一些改變，包含我們在第一次例行會議之後就已經開始直播，很多議會的狀況會很確實地傳達出來，所以我覺得在議會裡面講一些奇奇怪怪的話的人就

比較少了，但是還是有。目前苗栗縣長徐耀昌他是第二任了，他就因為待退，所以在會議中他最大，也因此他有時候會講出一些沒有經過大腦的話和比較性別歧視的話。我覺得很抱歉，我們會努力的，請他不要再講這些奇奇怪怪的話。我覺得直播開放對很多的議題的推進是有所助益的，包含苗栗縣跟台灣目前最熱門的議題—石虎保護條例。上一回石虎保護條例也是因為直播後在議會被封殺，這一個會期國民黨版跟民間共同提案，目前是預計可以處理完、順利地通過台灣第一個對專門物種保護的自治條例，這個是要跟大家報告的好消息。

剛剛有提到很多參與式預算的內容，其實我蠻佩服儀君議員所做的工作，其實是很困難的，因為它是由下而上的整個改變，由下而上的培育社區的居民甚至是一個里，慢慢去讓大家知道自己要的是甚麼？如果可以跟縣長要到甚麼東西，



這個資源馬上投注下去，那個里的同仁馬上就會來找他，但是儀君議員願意用最基層最底層的草根式民主，慢慢地培育每一個公民，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值得敬佩的。目前苗栗縣的情況，我們講白一點就是窮，我們有七成的錢都是中央補助的，中央補助的部分就沒有多餘的錢可以做參與式預算，但是在我們縣政府裡面還有一些可以接受這種

新興想法的局處首長，他們就去中央爭取一些經費，今年是依照這個節電的主題去向經濟部爭取了 250 萬要做參與式預算的提案，目前正在送審中。我自己有參加一些說明會，他確實會擾動社區，因為社區理事長就會問：「這個錢到底是不是我們去報名就有了？」他們會以為是縣政府要給他們補助。但我提醒他們這是要去提案，你要去跟社區想出一個好的方式，就是我們如何能夠節電，因為這是經濟部能源局的錢，所以他們框住一個節電的主題先提案之後，再來使用網路投票。大家對於投票這件事，是很有共識的，像苗栗縣的苑裡就是全台灣「經典小鎮」的第一名，就是我們投票投出來的；我們那邊公路總局也有一段最美的公路，也是投票投出來的，所以大家最近好像很喜歡投票。我就告訴他們：「如果有好的想法就可以提出來，然後我們上網路去投票，如果投贏了我們就會有錢。」他們就很可能接受這種想法。我覺得這真的是新的不一樣的改變，我們只能說一個社區一個社區慢慢地推，希望更多的人能夠來參與公共事務，這個是參與式預算的部分。

另外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的選區是苗栗的通霄跟苑裡，大家可能不認識這個地方。通宵以前有一個海水浴場，自從台電在旁邊蓋了一個通宵火力發電



場以後，這海水浴場就沒落了。我要坦白跟大家說，通宵跟苑裡他們鎮公所的狀況，因為它們有一個很好的台電的回饋金來源「電協金」，所以這兩個區域就因為有一個有錢的台電的經費來源，所以他們就比較不會去認真地自己賺錢，導致苗栗縣府他主要的經費都放在山線，所以海線這些鄉鎮就比較不會被照顧到。有關這一點，我也很努力地提醒縣政府，有關這個「電協金」，中央應該有一個法令規定—這個電協金的使用要公開透明，把這個電協金的使用目的公開透明，我們才能夠進一步的去討論。電協金要如何去用在真的需要使用的地方，而不是把電協金納入公部門的預算，然後甚至去支付這些人事費用，這樣其實有相當大的瑕疵。就像剛老師有提到，如果這些資訊沒有公開透明，那我們是無從去監督起的。只要講到電協金大家都是希望要越多越好，但是我們已經發現，這樣越多越好其實是變相地阻礙了公民的思考跟整個地方的發展會出現狀況，好像只要台電拿筆錢，大家就沒有聲音，像通宵火力發電廠必須要蓋電塔，這件事情很難溝通是因為如果這個電塔蓋在城中心，他對整個城市的發展是有很大的阻礙的，但是大家在談這整個事情的時候都會直接導向說：「我們要跟台電要更多的回饋金。」這個是我目前在地方上受到蠻大的阻礙，所以我一直在推動電協金的使用應該要公開透明，但這個部份要推動其實也是蠻辛苦的，因為畢竟在地方這方面有蠻多私相授受的部分，很多人希望有更多的回饋金。我先跟大家分享到這裡，謝謝大家！

丘昌泰：

好，謝謝議員，接下來請曾玟學曾議員。

曾玟學：

大家好，剛剛聽到顏局長跟陳議員的分享後，我覺得有很多的感觸，非常的感概，這場真的安排的很好。我是念社會系的，我之前讀過很多萬毓澤老師的書，萬老師把「參與式預算」分成好多種類型，陳議員的做法是他歸類的一種做為他的教材典範，桃園市也是一個「青年參與」在地方政府中走得非常前面的城市。

我跟品安都是第一屆議員，我們都知道苗栗縣議會跟政府都有很多的問題，我們進去裡面都嘗試了很多的衝撞，也嘗試了蠻多的努力。老實說，我最近有一件事讓我覺得蠻挫折的，我們二十五年從來沒刪過預算，所以我們在這個預算會期，我們很努力地想要找出一些東西，但是對於絕大多數的議員跟縣府來說，他們覺得不刪預算才是好事—我們已經沒有錢了，為什麼還要刪？但是對我們來說，這個二十五年「不刪預算」的罵名是一直跟著我們走的。其中當然有不合理的預算，既然有不合理的預算，為什麼我們不能嘗試著來檢討它？即使是很少的預算，它都是一種前進，代表議會確實有一個監督的力道。但是在我們預算審查的前一

個工作天，我們禮拜一開定期會，禮拜五的時候民政處發了一個公文，要求局處不可以給議員資料。我覺得非常的誇張，這個公文引用了內政部九十年的一個函示，說議員沒有文件的索取權，所以縣市政府不准給議員資料。所以我發了公文，說我根據預算書裡面這個局處的這個計劃，請他們提供這個計畫的資料，這個在所有的縣市議員來說，應該是非常理所當然的事情。我發過去以後，他們回了一個文，給我說「歉難辦理」，就這樣回了一句還是不給我資料，所以這是我們這個會期遇到的很大的困境。我要的資料都很普通，比如說我要這個計畫的內容，我要你基礎的非營利幼兒園人數、項目等等這類的資料，老實說我在網站上就能夠取得的資料，我還必須跟縣市政府要，然後它還跟我說沒有，所以這就是我所遭遇到的挫折。苗栗縣政府的 Open Data，老實說做得非常的糟糕，幾乎是一片沙漠。我能夠在網站上撈到的資料大概就是戶政人口資料，每年的出生人數，這種最基本的，甚至有很多的建設或者是相關的計畫，我還必須要去搜尋新聞，它只有在縣府的新聞稿中會出現，它不會有統整的資料，甚至有很多的資料還是引用中央的資料庫。而且它地方政府網站和中央政府的連結非常的弱，我就曾經在地政處抓到一個是實價登錄的案子，地政處網站有一欄是實價登錄，但是它內容是空的。我在議會開會的時候提出來質詢，他們就說這個中央有做。我就說，你們怎麼沒有連結到中央去，而且在地政處的網站放這個欄目，作用何在？這種類似的狀況很多。



另外
我覺得我們地方政府的公部門之間的連繫也做得非常差，像之前有一個台東地檢署發

出的一個通緝犯竟然沒有通知，人犯的戶籍地的相關機關，苗栗縣的機關，居然沒有人知道這件事情。另外我們一個里長被判幽靈人口妨害選舉罪，他在二月就被判了，可是地方的戶政事務所跟縣政府卻說，他們沒有收到法院的通知，所以讓他繼續做了九個月，非常的誇張，直到最近有人跟我講才解職。公部門之間的勾稽非常的差，政府的資訊開放得非常的差，議員要監督的時候，又受到層層的阻礙。我們議會在開議的第一天，通常會由縣長做施政報告，然後議員有一個質詢時間，我們安排的議程是早上十點到下午五點，到中午的時候，因為縣長要吃

飯，所以他們就希望中午就能結束。當時我就要求要到下午五點，真的要改我也尊重，但如果要變更議程必須投票做成決議。他們直接不幹這件事情，現場甚至有議員就拍桌罵髒話，表示他們就是人多看你要奈何，後來這件事情引起很大的關注，所以我覺得我們在裡面遭受到很大的困難，尤其在希望能夠取得資訊來監督政府的時候，更是遭受到很大的阻礙。

其實在政府也有一些比較友善的局處，我們去跟他們要資料的時候他們會給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這些資料都是已經有檔案的。其實只要放上網站之後，對 Open Data 的成效，對於願意去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來說，就會有一定程度的進展，可是往往我都必須花很大的力氣去要到一份我覺得他們都有統計、而且都已持續在更新、只是他們都不會放到網站上去的資料。就一個議員來說，我覺得要不到資料這件事情，跟我同年紀在其他縣市當公務員的朋友告訴我說很難想像。拒絕給議員資料會被議員電飛到甚麼地步，而且也不是甚麼不合理的資料，所以我們還在一個有很多可以努力的地方。

今天大家談到公民參與的部分，除了品安剛剛談到的台電的這個部份之外，我們苗栗不是不知道，但是距離落實還有很大的差距。目前我覺得最接近的是要規劃一個新的公園時候，我們不斷地要求水利城鄉發展處在公園的計畫出來之後，必須要跟當地的居民溝通。因為我們之前蓋了一個特色公園，當這個公園蓋好之後發現了很多的問題，每當他們發現了一個問題時，就去貼一個有警語的標語，結果就發現整個公園貼滿了各種的警語和標語。如果在設計的階段，能夠讓這些在地的居民的聲音進來，我相信這個公園會更加地完善。在我們不斷地要求之下，現在規劃新的一座公園，我們在地方開過兩次的說明會，雖然來參加的公民不見得有多少，但是起碼有里民來參加，而且在說明會中有公民提出意見也獲得了改善，最終版本的規劃和最初的規劃的確有很多蠻好的改善，所以我們要努力的去推公部門一起來完成這個事情。

再來就是我覺得在苗栗有一個非常糟糕的狀況，因為這些資料的不透明，導致某些特權階級的產生。有一些標案，有一些資料，他還沒有公開放到網站上去，據我所知就已經有人拿到這個資料然後找廠商來做，這個在都會區政府可能很難想像，但是在我們的苗栗卻是經常在發生的。這群特權階級所掌握的權力，雖然和我們一樣的職位，但是他們的力道就是會不一樣，他們就會是很有力的代議士，所以 Open Data 對於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而且很迫切的事，不只讓民眾的參與提升，也讓政府的透明度跟人民對政府的信任提升，對於代議士在議會裡面也能有效的監督是很重要的事情。以上是我的分享。謝謝大家！

丘昌泰：



謝謝！很難想像，你們辛苦了！我們老師也有責任，我覺得你們這麼年輕就這麼有想法，真的很難得，我覺得很開心。苗栗的狀況我們很清楚，你們真的辛苦了！接下來，請花蓮的楊華美楊議員。

楊華美：

我想花蓮大家應該很清楚我們花蓮的狀況，我也是第一次當議員，我過去是社工背景，進來之後當然有很多要適應，花蓮縣議會已經是第一個做直播的臨時會開議，它定期會有直播，但是各委員會沒有直播，定期會各個工作小組跟各局處的報告都會直播，這是一個好現象。但是最近我發現一件事情，我不曉得其他議會怎麼樣？花蓮縣政府在第十八屆時，希望總質詢的時候維持六個全天，以往是十二個半天，縣長希望改成六個全天。當然它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它不願意花那麼多的時間在議會備詢，還有白天有很多的公祭、記者會要跑，所以他幹麻花那麼多的時間整個早上都在議會？所以在這一屆，在第一次定期會的時候就有議員在程序委員會提出要恢復十二個半天，但是依法令來講，不管是十二個半天還是六個全天都是合法的，所以在第一次程序會的時候就被駁回，在第二次定期會的時候又被提出來，這次議長就說把他放在大會來表決。但是在禮拜五的程序會到禮拜一的一讀會，這個三天的過程當中就有非常多的私下動作，後來我們有很多的各自表述和發言，結果議長就很勇敢的敲下議事槌，維持十二個半天。我的意思是說，它其實已經干預了議會的內部事務——決定總質詢的時間長短是議會的內部事務。從這個實情可以看出，縣府對於他想要執行的事情是完全不考慮議會的立場，根本沒有把議會看在眼裡。

另外一個，花蓮也算是一個窮鄉，預算也很少，大部分仰賴中央的補助。中央有很多的競爭型的計畫，這些公務員就很辛苦，用他兩個人的力量，提了一個全縣的規劃案，這是匪夷所思，因為他提的規畫案完全不適用，可是他們又必須要這麼做，這個也是一個問題。中央有那麼多的競爭型計畫案，有時候是忽然間就生出來，然後要地方趕快提案，這個東西我認為應該回到中央來做檢討的，因為我覺得它會壓迫很多公務人員的現行工作，當我們知道他提了很糟糕的計劃的時候也來不及了，這種狀況一直在發生。

再來我要講的是預算問題，因為縣的預算很有限，在有限的情況下，主政者他有一個優先次序，也就是針對於花錢的優先次序和他要怎麼分配。這件事情是議會的議員不一定能說服他的，不一定能要求他的，就算我們強力監督，他都可以不理會我們，這件事情我就覺得是一個很無力狀況。在我當議員這十二個月當中都覺得很辛苦，這個辛苦是一種無奈，你對政府官員一再要求，他們口頭上表示同意，但是實際卻不理會你。舉例來講，花蓮有一個給 19 個小孩出國留學一年的「希望工程」就花了兩千多萬元，可是全花蓮有七百多位代理教師的薪資不



足部分，也才七八千萬，他們卻說沒有錢，所以我就跟他們講，教育有優先序的問題。這個也跟地方創生有關，你要怎麼樣讓那些在這裡工作的人留下來，這不就是地方創生的概念嗎？

再來就是首長是政務官這件事情。首長是政務官這件事情，我覺得也是影響整個縣政的風格。雖然他是政務官，但是往往他不是一個有程度的政務官，他有可能是黨工型的政務官，公關型的政務官，可能是要接副秘書長或者是要接秘書長的政務官。在這種情況之下，我覺得很扭曲城市的發展，因為都不專業，我們也是覺得很無奈。當我們要從很多角度要切入的時候，他就完全是用公關模式或者是黨工模式來跟你互動，這時候你也只能跟他一起嘻皮笑臉，這是一個很扭曲狀況。花蓮大概就是長這樣子，我是講得還比較保守一點。

我們議會 33 席議員當中，只有 3 席是民進黨，剩下 7、8 席是無黨，但是這 7、8 席當中是有脈絡的——真正的無黨，只有我這一席。所以它是藍大於綠的狀況，可是它藍的又不完全藍的，又分派系，變成他們內部當中就一直在鬥爭，但是我覺得再鬥爭下去，這個體制就不健康了。大概是這樣子，謝謝！

丘昌泰：

苗栗跟花蓮都很辛苦，繼續努力加油，記得多年前，我跟台中和花蓮縣政府公務員講，怎麼編預算，怎麼寫計劃，結果我發現他們連 KPI 都不會。接下來我們請來自香港的議員。

巫堃泰：

謝謝各位，我就很簡單的講一下香港區議會的情形，其實香港區議會幾乎沒有 Open Data，很多時候也不是 machine-readable，整體的狀況是很差。我剛剛 google 了一下，我們香港的 Open Data 全球的排名是 24，台灣是第一名。在 2017 年，現在的特首林鄭月娥推那個「資料一站通」，但是香港各個政府部門，卻有不同的 format，真的做到 Open Data 還差得很遠。我現在看到的那個網站上有 .jpeg、.png、.tif、.zip，所以每個部門雖然他們有 Open Data & New Plan，但是他們對於 KPI、對於找到 Open Data 的方向卻還是沒有的。香港的 OGCI，就是香港的科技辦公室還有創新辦，他們自己也搞不清楚 Open Data 是甚麼？中國的中央當然是很糟糕，到我們地方的層面，連區議會很多會議紀錄的資料幾乎都還是秘密的，議員們講了甚麼、投票的過程等等，也可以沒有一個 PDF，都是秘密的。我們也沒有議會的直播，我們只有錄音，但是聽那個錄音你不一定知道是誰在講話，講的又是甚麼？所以在議會來講的話，我們香港的區議會算是做的超差，跟中國的情況沒有兩樣。這次選舉，我們民主派 17 個議員當選，我們也打算去推議會直播和區議會的 Open Data，我們每一年有不同的預算可以去邀標

或者是競標，希望能做到陳議員提到的參與式預算（participatory budgeting），反正都是每一年蓋一些沒有用的東西，那還不如我們一起去參與。如果苗栗和花蓮都還很差的話，那香港是更差的。

最後再來談一談香港的公務員，香港公務員其實是很傲慢，他們覺得他們是天之驕子。他們大多來自外國的大學，考上公務員領很高的薪資，然後看不起我們，而且他們不容易接受創新的事物。我不知道未來的四年，我們會不會罵他們罵得很慘，但我覺得依照你們的經驗，你們是如何跟你們的公務員去喬了半天，最後往好的方向去前進，這樣的變化是我很想了解的，你們的公務員最後為什麼會接受你們的監督？是我很想知道的。謝謝！



丘昌泰：

謝謝！另外一位甘文鋒甘議員，也是來自香港的議員，請發表一下你的看法。

甘文鋒：

剛才發表的議員還沒有就任，但是基本上，我都同意他的講法。現在問題是我們的政府都是比較封閉的，剛才他有提到我們的公務員，他不肯接受新的意見，特別是最近的六個月，香港的情況比較嚴重，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我們的政府不願意跟民眾去討論。我的政黨基本上是對政府比較客氣的，但是我們提的意見，他們都沒有採納。雖然我們香港根據基本法，我們有三個互相制衡的權力，但是現在行政的權力還是最大的。基本上，政府只要想做甚麼都可以，不必去管其他人的看法。我想說的是，中國大陸最近一個星期發生一件事情，廣東省本來說要做一個生態園，本來民眾接受了，後來卻不知道為什麼不做生態園了，改成要做

一個焚化的設施，當地民眾就很生氣群起抗爭，並和當地的警隊發生衝突，四天之後，當地政府終於撤回興建焚化設施的方案。

我覺得我們香港政府，雖實施一國兩制，但好像把兩個制度當中不好的東西都放在一起。你在中國大陸，雖然說民眾的監督權力沒有那麼大，但是他們還有共產黨在，如果官員做得不好，共產黨可以換掉那個官員，剛剛那個例子，抗爭了四天，當地的官員也不敢太過分，要不然也可能被撤換。香港政府因為實施一國兩制關係，所以我們的特首不能說換就換，我們也沒有一個很好的民主制度，有民意的監督，特首也不是我們直接選出來的。我們沒有一個很強大的中央政府監督地方政府，也沒有民眾去監督香港政府，雖然說香港特首有兩個老闆，但是現在好像兩個老闆都管不住這個政府，這是我們面對的困境。這是在一國兩制之下，經濟好像吸收了兩個地方的好處，但是政治上，我們把兩個制度不好的地方都放在一起。我來台灣的這兩天很多的朋友問我，香港的示威運動完了沒有？我說還沒有完。甚麼時候會完？我相信我們兩個都答不出來。已經過了六個月了，肯定未來的六個月也停不下來，最怕的是八年十年才能停下來，這是我們最最不想看到的，我覺得有機會會變成這樣子的。

丘昌泰：

謝謝我們的甘議員，謝謝來自香港的兩位議員，你們更辛苦了。非常謝謝各位議員和立剛老師，大家都很克制自己，所以現在我們時間還有多，是不是我們請陳秋政陳老師，你聽了這些海內外的議員發表的意見，你的看法是甚麼？

陳秋政：

謝謝主持人丘老師，這個場次的主題是「議會政治跟開放政府」，focus 在議會政治。議會政治有一個現象，就是「後代議民主」，因為議會政治的產生是「代議民主」，現在產生一個「後代議民主」，就像我們立剛老師所說的「不信任」，因為對於民主的不信任衍生出「後代議民主」。後代議民主出現之後，民眾本來是一個委託人，但被逼得現在要自己跳到第一線，等於代理人的價值相當程度被否定，這對民主來講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為了要克服這件事情的或衍生出來「開放政府」的概念，歐巴馬時代開始提的「開放政府」看起來是一個條件，也是一個工具。如果要把議會政治讓它更上軌道，或是變成我們現在習慣講「議會政治 2.0」，那它也是一個很好的條件，很好的工具。其實從我們公行學者的角度來講，政府應該把它極大化，我們講行政機關是政府的一環，議會它也是政府的一環，在台灣是五權分立，在其他國家是三權分立，這我們都認為它是政府的一環。這裡面就有一個狀況，就是行政部門夠不夠開放？議會夠不夠開放？苗栗的例子是認為議會不夠開放，花蓮也認為議



會不夠開放，所以本來要訴求開放的地方，自己都不見得開放。台北市可能習慣了，新北市、桃園市可能也習慣了，但還有其他的縣市可能還不太習慣。

剛剛提的開放政府有一些可以區分，比如說有一些生活層面像「水情 APP」，對照立剛老師所說的各種開放政府的基本條件，我覺得這各種開放資料的加工和目的化的呈現是很重要的。「水情 APP」我也很喜歡用，可是如果我是一個 hiker，要去溯溪的居民，我進去「水情 APP」，它告訴我水位多高，但我不知道我去溯溪的時候，溪水是到我的身體的哪個部位。當然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可是哪怕是生活層面的 Open Data 或是開放政府，都有很多技術性的問題要去克服的。

如果是脫離個人層次的開放政府，要單位對單位，組織對組織，就算同一個縣政府內部的單位跟單位之間的橫向協調，它也不見得可以做到這樣的概念。可是政府跟首長有關，比如說，桃園市在顏局長的帶領之下，開放政府可以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我去了解整個縣府的各局處，是否都做得一樣的好？這是一個問號，它可能一樣的好。其他縣市也是，剛剛丘老師有特別提到說，怎麼樣去增加公務人員上課，如何去提醒他，那如果要提醒他，我認為開放政府要有誘因跟機制，讓他知道就像剛剛儀君議員所說的：「我喜歡找大家一起來做，這是我們的事情。」因為他曉得大家都很痛苦。香港我不熟悉，但是在台灣的文官體制，議員也很痛苦，她有時候要否定自己，因為我們政黨輪替的關係，也許這次是我搬出來的，而且搞不好還得獎，下一次的時候，又要推翻他說這個才是好的，可是她痛苦，她沒有地方可以宣洩，她沒有反制的力量，那誰可以幫忙？訴諸於議會代理政治，有時候可以，但是現在越來越不信任的關係，所以越來越不行了。那還可以找誰呢？如果找開放性的政府，開放時代底下的民意團體，或許是可以的。我個人的觀察，這是一個趨勢。剛剛巫議員講的香港的開放政府排名是第二十四，我剛剛來不及請教，是根據哪一個排名？但是他說台灣是第一名，但根據在座剛剛所講的內容，看起來台灣應該是倒數第一。我覺得全世界大家比較，比較是一個壓力的來源，這是一個策略的應用，但更重要的是議會政治、開放政府的自我比較，也就是說我苗栗這個會期的狀況是這樣，那下一個會期是怎麼樣，跟自己做比較。

剛剛有提到一個基本的條件是人力的資源，因為人力資源的關係，所以可以成功，也因為人力資源的關係不能成功。看起來要去些人口偏鄉統計，開放政府是不是一定等同於特定的年齡層比較能接受的概念，有的地方是，有的地方可能不見得，怎麼樣去擴大？我覺得還有另外的策略——跟一些民間團體去結合，也是一個做法。你內部結合策略，沒有辦法達到目標，那外部的結合策略也可以用。外部結合策略，有時候訴諸於特別公民，可能曠日費時，如果去訴諸於有結構化的，在政治上相對中立的專業的 NGO 團體，會不會是一個策略方式？比如說在



花蓮，在談社福的話有很多品牌，然後關係網絡也不錯的，但是關係網絡不錯的往往又不容易打開那個結構，但是也不乏有一些團體，他可能一些作法比較先進一點，開放度也比較高一點。

另外政務官跟態度在開放政府底下將來也會是一個議題，因為馬上談到的就是他的 KPI。文官有 KPI，政務官也有 KPI，那這個 KPI，到底如何在開放政府時代裏面去找到一個共同交集點？我們剛剛講到開放政府強調資料的揭露，可是問題是不同的政務系統跟不同的事物系統揭露的資料不太一樣，可是兩者有資料的供給跟輸送關係，所以政務系統有的時候我們看到他談的是一種 input 的資料。在做公共事務探討時候，只有 input 的資料沒有意義，不代表甚麼事情。你告訴我社福的預算是多少？明年是多少？現在是多少？那就完蛋了。沒有其他的資料，這個數據對我們沒有其他意義，他只會變成民粹選舉的工具。如果說你告訴我數據，我再拿一條數據限制你，你沒有增加之前十個 Case，增加這麼多的時候，變成二十個 Case，這樣第一，資源使用無效益。第二，這個資源使用有很大的問題。所以開放政府除了要強調 input 的資料外，可能還要強調 output 的資料。

丘昌泰：

謝謝我們的陳秋政陳老師，畢竟薑是老的辣，把各位的論點，以很簡要的方式提出來，我就不需要做甚麼結論了，我們還有一點時間，立剛你要不要回應一下。

陳立剛：

我是很好奇，苗栗縣連續二十五年不刪預算的紀錄，我覺得可不可以先刪一點點，先敲個小洞，有象徵性意義。

陳儀君：

我是有一個建議，就是說大家看監督，我覺得你們的腳色很尷尬，我覺得有人對看監督，對行政部門來講是一種威脅，假設我們把刪預算這件事情，大家認為部分的監督，部分的刪減視為整體是進步的，反過來我們一起來檢視施政的狀況，然後往前進，市府不是鐵板一塊，大家有這種的共識，當然這也可以是一種的改變。

曾政學：

縣長本人對於刪預算這件事情非常抗拒，這件事情根據他們的說法，是既然二十五年都沒有刪過，我不要成為第一個被刪的人。

陳儀君：



所以你就可以告訴他說，你就是開第一個大門的人，引進你們苗栗第一個進步思維的第一個縣長。

曾政學：

我們也是這樣子跟縣長議長溝通，但是沒有效果。

陳品安：

如果預算被我們刪了，他們覺得丟了這個臉。

陳立剛：

協助我們縣政府在處理這些不當預算編制

陳儀君：

也許刪預算，他當然是一個手段，但不一定是必要的手段，也許你用溝通的，他也願意就 ok 了。有的公務員他是需要你給他鼓勵的，以前我都是喜歡用罵的，可是你罵他，他就會越來越離你更遠，結果我就用溝通的，也能達到目的。

陳立剛：

我認為有一個觀察，是剛剛我們局長有講這個 Open Data、Open government 的概念，這兩件事公務人員會不會比較抗拒？會不會是一個 leadership？在這個經營當中，leader 有沒有看見他的 vision 是甚麼？他扮演很重要的腳色，過去我們在做績效管理的時候，公務員會比較擔心，說績效沒有出去的時候，看不到我們的績效所以會有抗拒，這個地方是說我們的 leadership 扮演很重要角色，對於 Open 的概念。

顏蔚慈：

這個我認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個，公務人員一定是抗拒的。過去我在編預算，今天我要 Open Data，會讓公務員多做很多的事情，多做搞不好多錯，而且我做這些事情不是每一個議員都認同，很多人也許會說，我現在是在剝奪他們的質詢權。但是以剛剛公務員的例子來講，我們市府現在在各區要設立公園，要做公開說明會，大家形成共識之後才做，我覺得那就領導者的心態——今天我是政府就是要做，讓大家知道我是政府要做，我希望市府做得更好，把當地的議員都找來，而議員也覺得好像參與這件事情，他對他的市民有交代。甚至剛剛像老師講的，有沒有跟其他的外部勢力結合？事實上有的，也有一些議員去找現在很多的媽媽組成的團體，希望爭取更多的公園遊樂設施。其實有這種比較中立性的團體，議員就有更多的角色可以扮演，但是我認為像儀君議員願意站出來，把監督權質詢



權讓大家來參與，我覺得是很難得、很不容易的。

陳秋政：

這個很重要，因為有一些社區公園沒有做一些人口基本調查，市府規劃出來的案子跟當地的人口使用需求是不搭配的，小孩子的公園沒有一樣東西是給小孩子用的，這種情形常常在發生。苗栗縣的部分，你說你經費少，為什麼好不容易爭取到的預算，你要拆了再蓋？你為甚麼不把預算挪到其他使用，就可以變成全台灣唯一的特色公園了？你預算短缺的部分也補充起來了。《預算法》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說你在審預算的時候，《預算法》就把你給綁住了。有的時候，你刪的是一個策略，可是如果我們容許刪，要考慮的東西，是哪一個是重要的，大家有共識的，行政規劃出來沒有注意到問題，可是你一刪之後，如果要挪到別的地方，他的機關就會增加支出，這些都是一些上位問題。

陳儀君：

我覺得現在可以去推「參與式建設」，因為像剛剛曾議員說的，公園經會勘過兩次了，那你會勘可能還會擾動社區居民或是媽媽們，你可以去要求公部門可以做得再細緻一點，可能辦個工作坊之類的然後多幾次的討論，這就是我說的參與式預算已經在變形。

陳立剛：

我不知道為什麼你做那個參與式預算然後選票就減少了？因為選票的多寡，有很多的因素。

陳儀君：

好，我最後再說明一下，因為我發現我不再像以前一樣去罵公務員，去罵現狀罵現況。你知道現在選舉到了，你只要去罵，操作民粹，大家聽了爽就有票了，所以我就發現我的基本盤還是我的基本盤，但是那個靠聲音的民粹票，就都不在我身上了。

丘昌泰：

最後我講簡單一句話，參與式預算，我的研判不但不會票少，而且你會出現你的死忠的選民，不論怎麼去抹黑都沒有用。人總是見面三分情，每天都看到你在做事。

陳儀君：

會有基本盤，因為他們肯定你做事。



(由左至右)顏蔚慈局長、甘文鋒議員、陳品安議員、楊華美議員、陳儀君議員、
陳立剛教授、丘昌泰教授、巫堃泰議員、曾玟學議員、陳秋政教授